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一夜柔情
披露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一夜柔情

〔英〕金斯利·艾米斯 著
李月红 译

一夜柔情

第一章

“贝文借书卡已经过期，”我说，“得要换新的。”

那中年妇女摸摸她那像主教冠的帽子，隔着柜台对我皱了皱眉头，过了一会儿才说：“贝文太太说她只想借本像上次那样的。”

我已经习惯了这类事，实际上这儿可能发生的一切我都已习惯。“贝文的借书卡已经过期，”我仍然用那种调子（或者说没有调子的调子）说，“得要换新的。”

已是午后，我疲倦了，视力略觉恍惚。我的目光扫了一下高高的方形房间，懒懒地落到比肯斯菲尔德爵爷的蚀刻肖像（也许是银版照相什么的）上面。那肖像挂在手工艺品和业余爱好类作品部上方。比肯斯菲尔德爵爷在辽远的过去曾跟创办图书馆的事有关。现在他那形象在暮春的和煦的阳光里发着亮，一副想呕吐却又打算忍住的样子。我隐秘地对他点了点头。

“今儿下午她不能自己来，路易斯先生，”那女人还在说，“因为她儿子的关系她得上食品办公室去一趟，所以我觉得在自己换书时可以替她把书还掉，然后再换一本。我常替她换书的。”

我拖延了一下，旁边的十多个借书人发出了声音：嘎嘎的皮鞋声，颇为响亮的嘟哝声，还错了书架或是书籍掉落的声音，还有离我很远处不时传来的盖日戳的声音。对这些我也习以为常了。我舔了舔右手的无名指，抿了抿开始谢顶处的头

发，把瘦长的身子弯过一排排借书卡，让脸慢慢靠近了那女人的脸。我的脸圆圆的、红红的，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姑娘说我一臉快活，可那已是我干图书馆活儿以前的事了。总之，我把脸伸了过去，使劲稳住我那灰色的眼睛，不让眨巴。眼睛开始疼了，可我总认为瞪着眼不眨能叫我显得更威风，只要不眨巴我就能威风。可要是对着镜子不眨巴呢，就似乎不起作用了。可我想你不能指望那时能显出威风来。我对着这个女人，绝对地不出声音，仿佛在等她尖叫出来或是昏死过去。可是除了地理书部一个满载的书架轰然倒下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动静——那是另一个管理员在整理书。我很有分量地说：“贝文的借书卡已经过期，得要换新的。”

“可你以前都借的，路易斯先生，以前从来没遇到过困难，詹金斯先生——是叫詹金斯吗——他也一向借给我的。”

“爱德华兹太太，”我用同情的调子说，“我刚才的话你究竟听到没有？”

她畏畏缩缩地望望她那购物篮，里面装满对她那不幸的家庭已算是美味的食物。“没有。”她说。

这时候年轻的迪丽丝·琼丝从门口的大厅走进了借书部。那是个十六七岁的金发姑娘。她红扑扑的脸儿，扯弄着她粉红色毛背心的纽扣，很激动地说：“路易斯先生，我能跟你谈谈吗？”

“对不起，爱德华兹太太，请原谅。”我等到自己满脸堆出了成熟的平静表情——对这一手我比瞪眼睛的确要有把握得多，才回头对迪丽丝说：“现在说吧，迪丽丝，什么事？”

“对不起，路易斯先生，有一位太太来到参考书室查资料，很粗野，非常可怕，路易斯先生，真的。”

一夜柔情

我离开爱德华兹太太远了些，放低了嗓门。“粗野”一词用在像迪丽丝这样的人身上，常常有耍流氓的意思，而不光是态度不好。“她究竟玩了什么花样？”我喃喃地说。

“蛮横极了，不断问我些关于有某些陈旧东西的书的问题，是谈服装什么的。我的确听不清她的话，可她就对我唧唧喳喳说个没完，而且越来越不客气——路易斯先生，所以我才来……”

“是个什么样的太太？”

“穿得倒像很漂亮，很有钱的，我看。”

“是的，我了解这一类太太。”

“一贯横行霸道，你明白。”

“对，我明白，那你为什么不找詹金斯先生去对付她？”

“找不到他，对不起。”

迪丽丝最善于找不到人，可又总能找到我，现在就是如此。“你到编目室找过没有？”我问，“还有传记部呢？”

我想了想自己为什么要找那么多话说。首先，无疑是因为她是个姑娘，这个事实轻易赖不掉。其次，她很可爱，高出平庸与迷人的分界线之上。那是很美妙的。如果有第三的话，第三是什么呢？啊，也平常，可以假定为：如果暂时没有事，或者马上不会有事——这种时候还是很多的，我可以卖弄一番风流，花言巧语几句，虽然未必有什么明确的意图。总而言之，在过去那些日子我是常常那么做的——我指的是去年。其中总包含了虚荣的因素，不过经过精心处理的虚荣是防止苦闷的灵丹妙药。

这样我就飘飘然地站在那儿，手指头滴滴答答敲得柜台山响，直敲到迪丽丝叙述完了她寻找犹安·詹金斯的过程。其实

我也不在乎帮帮她，便以自信的口吻平静地说：“现在你别着急，迪丽丝，我是乐意帮你解决问题的。”于是便提高了嗓门摆出公事公办的口气叫道：“那么好，琼丝小姐，如果你来帮助这位太太的话，我马上就去给你办那件事。”

我装出专心致志的样子，心里恨不得能叫领导看见，却又因摆脱了爱德华兹太太而高兴得要命。我打开柜台走了出去，心里乐滋滋的，鞋子踏着深棕色的胶布地板吧嗒吧嗒响。已经是吃午后茶点的时候，读者渐渐少了，谢谢上帝。两个慢吞吞的老家伙从报纸阅览室出来，往大门走去。他们看去跟阅览室里其他的人一样一副穷酸样，也让我想起自己有多么穷，尤其是到月底就要交6镑11先令5便士电费。是的，原可以优惠3先令3便士的，可是现在已经太迟。格拉莫干郡电业局为什么非得要在月底以前交清电费不可？要是他们欠了我的钱，我是可以宽限的。啊，是的，我有的是时间，根本不用急。可我一欠他们钱他们就非得让我马上交不可，立即交，现在就交，这不是蛮不讲理吗？

我立即分了心。当地大学学院的一个女学生在我前面几码的地方走了过去，我的眼睛立即不自觉地落到了她的腿上，然后又很自觉地跟着爬上了参考书部的旋转门。我给我自己注入了几分专注的神情，我得承认那多少是模仿本周影视厅的主要故事片里那个步履矫健、一脸冷笑的主角。你愿看我吗？那好，现在就是好机会，女士。请坐，好吗？好了，看个够吧。

我对一位过去的市长的画像伸了伸舌头。那画像挂在门厅口，是个皱巴巴的枯瘦的小个子魔鬼，像个拍卖行掌槌的。然后我想起了迪丽丝的那番描述，又不禁瘪了瘪嘴，露出一个更衷心的冷笑。迪丽丝穿得漂亮，是吗？那么，来奥博达奚公共

一夜柔情

图书馆借书的人老找她麻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跟爱德华兹太太谈话所产生的心情正好用来对付这位太太，不管她是什么人。

她现在是什么人，以前是什么人，我都不清楚，我看见的是一个 30 或 35 岁的女人，她很不耐烦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她站在一个陈列台前面，陈列台后面我们摆了一些周刊——当然不是全部周刊。是的，这种女人我很清楚。“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我问道。我想摆出“你太不像话”的样子，自觉很成功。我那懒洋洋的劲儿消失了，出现了一种跟这种环境很不相称的敏锐劲，还加上了几分紧张。

她立即用她那大而黑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会儿，忍住了嘴边的话——不管那是什么话，眉头舒展了开来。“能，我想你也许能。”她那深沉的，有教养的，挺英格兰味的声音增加了我对她的不信任。“的确非常简单。”

我现在才发觉她挺有魅力，宽宽的肩头，贴身的连衣裙，奶皮般白腻的皮肤，沥青色的头发。可是我却用希望能惹她生气的口气回答道：“当然，我要尽力而为。我刚才从我们的一个管理员那儿得知，你在使她明白自己需要什么上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她又犹豫了一下，微笑了，露出一排紧咬的牙，像瓷器一样白。“啊，我看也有我的不是。我好像就是不能把问题说清楚……啊，顺带说一句，我是伊丽莎白·格露菲德-威廉斯。”

格露菲德-威廉斯在奥博达奚是最响亮的姓氏之一。听见这个姓氏从一个叫这个姓氏的人嘴里说出来，我便少了几分自信。但是我的政治任务显然是要装得并无印象。我只点了点头。

世界禁书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我的丈夫是市议员，你知道。也许你跟他有过来往？他也是图书馆委员会的委员。”

“没有，没有来往过。”

“啊，遗憾。”我真佩服她，她竟没有因为我的这一回答而泄气。“说正事吧。贵姓是……”她望着我。

“路易斯。”我回望了她一眼。

“我要找的书是服装史，最好是有彩色图片的。他们要求我做达奚剧团下一回演出的服装设计。”她提起了当地这批对文化像芥末一样着迷的业余演员，却没有挤出我惊喜的含糊的叫喊，实际上我一声也没有吭。她说了下去：“背景是中世纪的威尔士，你看，我们当然要把一切都弄得非常逼真。”她歪了歪脑袋，蓄得很长的一绺黑发便落到腮帮上，一只黑色的悬式耳环来回摇晃起来。“你有什么建议，路易斯先生？”

我可以提出一两条建议，但跟目前的问题都没有直接关系，便只说：“到大学学院的图书馆去查查不是更好吗，威廉斯太太？”说话时我希望自己那加地夫广播员派头的刻花玻璃般的口音不会露馅儿。

“不错，从理论上讲我当然很赞成你的意见，可大学图书馆叫人烦透了，除非……”

我让她信口说着。我干这活儿三年，已经很有听话的本领。我考虑了一下她那高高在上的神气，猜想着她那神气已经养成了多久。可以估计那是从她的老公的地位来的，很可能出现在战后。不过那也没有什么，反正谢谢上帝，现在造就一位绅士已经不需要三代人了，是吧？我打了一个哈欠，等暂时的耳聋过去，便听见这位太太在说，她为了到图书馆借书，怕还得选上一门要读三年的课呢，“岂不是太过分了嘛。”

一夜柔情

紧跟在这话后面还来了一个哈哈一笑，音量不小，一位正在读《视觉与听觉》的学生抬起头来。那人没有刮胡子，眼里一副不服拘管的神气。老帕瑞，一个以上课时几乎不断停顿著名的退休小学教师，也抬起了他那毛氈氈的脑袋，望了望期刊架边那个写着“肃静”的牌子，表现得十分烦恼。

我倒是非常平静地说：“我明白了。那么你曾经想到查查这儿的内容目录吗？”

“不好意思，我对于目录之类的东西相当无知。我的确一直希望能在这儿找到一个人，帮我解决问题。”

她突然抬起她那浓眉下的黑眼睛又望了我一眼，我觉得跟她闹别扭颇为愚蠢，尽管也颇为有趣。还有，我现在明白了，我此刻这种敌对并非在为迪丽丝主持正义，而是出于和一个带浓重英格兰味的上层阶级人物谈话时常有的惶感和自卫，这种感觉我原以为早已摆脱了。我还发觉自己相当喜欢这个另一阶级的女人的模样，特别是她戴了耳环的脑袋那种威风的样子，当然还有那头发和那穿在定做的或是非定做的衣服里的肩头。对自己隐瞒这个事实也没有用处。我决心不当影视英雄了，或者至少换个角度考虑怎么去学习他。

我微微眯缝了一下眼睛，说：“好吧，我也不在乎试一试。可我先得私下告诉你，我并不是什么目录专家。你等一等，让我先去看看，好不好？”我收起了加地夫广播员的调子，在说“等一等”和“去”的时候恢复了纯粹的威尔士口音。

“很好很好，非常感谢。”

在我出去之前我们俩又彼此望了一两秒钟。妙，我心想，的确妙。这事可是没有丝毫问题了。我结实而且活跃，悠闲的游戏都在行，网球呀，高尔夫球呀，而不光是会附和别人，说

不定可当个不要命的驾驶员什么的。她那外形和姿态中都有着一些东西说明人类的某些基本活动还从来没有进入过她的头脑；也还有一些东西说明某些活动还从没有离开过她的头脑。也许事实上那两类现象一直相同。我按以前的思路想了想：女人这种东西给了我难以忘记的深刻印象。这不就是生活吗？是的，这位值得注意的女性的小小代表若是冲动起来无疑是个小妖精，这也是事实。行了行了，路易斯，行了，拜托了，别再胡思乱想了，好不好，路易斯？要阻止我的思想往那个方向跑野马，或者说往那个方向冲刺，是很难找出更多更好的理由的。何况前几个礼拜我还在没完没了地寻欢作乐，扮演着真正强有力的男人的角色，一个超越了男女问题之类的男人，啊，当然，也超越了金钱问题。

在“装束、服饰、衣着”（这几个字为什么要用改良拼法，我仍希望有一天能弄个明白）之下的主题目录里除了有关内衣史的书也许可以使一两项夜间任务方便一些之外找不到其他可能有用处的书。不过，且慢，我是超越了那类玩意的。我坚决忍住了冲动，没有把书架号记下来，反倒像傻瓜一样哼起了曲子，想把那目录的页码忘掉。

回到参考资料部我发现那女人正像近视眼一样对着一本《新政治家》皱着眉头。我向她说明情况时认定她之所以不戴眼镜是因为太爱漂亮。而在她带着一种太太小姐式的下降语调说“啊，亲爱的”时，我便发觉我所有的怀疑又出来了。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她说了下去，“如果还有下一步的话。”

“有的，还有个下一步，我们可以去找找詹金斯先生。”

“詹金斯先生大概是什么样的？”

一夜柔情

“他掌管着一系列的事，其中包括各个图书馆之间的联系。你若是想从其他地方搞到什么资料，我们就可以从他那儿得到答案。”

“其他地方？”她像个语音教师一样把这字念得很考究。

“其他地方，是的，向其他的图书馆去借。”

“听起来那样好像更有希望，是吗？”

“同时在这儿想办法。”

“麻烦你费了这么大工夫，你太好了。”

“啊，我就不会说这种话。”

“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会说这种话？”

“因为做这种事比在借书处好过。”

她笑了起来，连说了几个“嗯”字，表示对在借书处工作的痛苦很熟悉，很理解，然后便在我带她进入的阴暗的走廊里徘徊起来，高跟鞋笃笃地响着。她气冲冲地四面望着，惊讶着，像个被带到一座非常古老沉闷的废墟里的人。我们来到了那附近的两道门。一道通向名义上的书籍修理部，可我到图书馆以来已经很少做书籍修理了。那地方实际上有十分之三堆放着废物，都是些特别的废书，是一个大公共图书馆淘汰的，几乎没有用处，却又并非完全没有用处。我打开了另一道门，走了进去。这是詹金斯给非小说类图书编目的地方。自从战争开始以后就再也没有人给小说编目了。而在战争结束以后也没有任何理由证明重新开始编小说目录是可取的。这儿也有许多废书，许多书上布满了尘埃和石灰，可詹金斯不在。我发现自己对此反倒高兴。

格露菲德-威廉斯太太已经随我走了进来。她的表情虽然没变，我却可以看出她似乎觉得这屋子很脏——是从她的眼色

中看出的。我觉得不好意思了，好像那屋子就是我自己的卧室。便挑战地说：“他不在。”

她看了看屋角，表示确认，然后侧着身子从一个生锈的陈列架边挤了过去。“你在这儿工作吗，路易斯先生？”

“不，谢谢上帝，”我带着感情说，“这是编目室。我跟这儿没有关系。”

“为什么说谢谢上帝呢，难道这项工作就那么不愉快吗？”

“啊，我倒不太愿意那么说，但是……我们遇见了许多困难，各式各样的。”

“听见这话我很遗憾。主要是缺少人手吧，我估计？”

“哦，一点也不缺少人手……”我描述起那些困难来，我已经把那些困难看做年湮代远无法挽救的遗产，说话间它们便好像后退到开尔脱时代的迷雾里去了——据说许多那类东西都埋藏在开尔脱时代呢。可这些东西我马上就忘记了，虽然嘴里还讲着。因为我发现这小而杂乱的屋子逼得我跟这个女人靠得很近了。我有一只手肘放在生了锈的陈列架上，而她则靠在桌子边上，双臂伸开放在身后。到她向我提出问题时，我才注意到她紧咬着牙齿，只有舌头十分自由地运转着。这就让她的声音产生了一种刺耳的共鸣，我觉得跟她那样子倒很相称。

我们就在那儿开始了闲聊，谈的是还没谈完就可以忘掉的话。过了一两分钟她又把双手往后面伸得更远，搭到了桌面上，让她的身子跟大腿成了一条直线。一种古老而可恨的刺激开始在我身子里骚动，那感觉虽然夹杂了恐惧，却也可能很快摆脱一切可恨的成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寻求和躲避那种骚动。目前这骚动倒是受到了抑制：我那身不合体的苏格兰呢套装使我有些自惭形秽。这套衣服显然

一夜柔情

是给一头营养不良的猩猩定做的，肩膀宽得了不得，手臂忒长，肚子却只有一点点。那天上午我又在裤腿上发现了一个古怪的粉红色斑点——是我的膝盖头，只等着趁我赶公共汽车或者干别的事时冲破裤腿，重见天日。

那女人不动声色地听着我说话。她准是在竭力掩饰着厌烦。市议员的老婆和图书管理员都具有有效地掩饰厌烦的技巧，这倒不稀罕，真正稀罕的只有一件事：她靠在桌子上的姿势。那姿势让我往她挪近了半步，找了个骗不了人的借口：站得舒服一点。她要是真厌烦了为什么不走掉？我正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她又在动了，这回是把肩膀往后收。我的天啦，我真想闭上眼睛了。有些东西是男人最恨看见的。她这姿态只是她的习惯？一种不自觉的动作？对她这种年龄的女人这是不大可能的。我有点出汗了，至少是认为该出汗了，我开始祈祷有人来打扰，却又担心有人来打扰。

打扰立即来了。我正在谈着图书馆管理上的某些特别沉闷实际上是信口开河的细节，一句特别没盐没味拖拖拉拉的话还没有讲完，门开了，警告似地撞了撞我的胳膊肘。我揉了揉手肘，那女人笑了起来，一个快五十岁的人一步步挤进了屋子。那人绛红脸，厚嘴唇，灰色的头发直而且多，剪成平头，大体一般齐，像把刮胡子用的刷子，或是一个毛毵毵的小动物。那人见到一个陌生女人便低下了头，耷拉下了肩膀，然后望着我。

“哈罗，犹安，”我说，“这位是格露菲德-威廉斯太太。这位是詹金斯先生。”

她点头微笑，犹安·詹金斯吱吱地舔了舔嘴唇。“你好。”他嗓门大，声音沙哑，带有浓重的北威尔士乡音。那乡音不是

故意装的，而是他的习惯。“呢，现在……嘿，约翰。”他补上一句。

“这事实际上该由你来办，犹安。”我说，迅速决定从格露菲德-威廉斯太太和她的查询中撤退出来。巡逻兵遇上绝对优势的敌军时是应当及早抽身，避免接触和伤亡的。“这位太太有一个要求，可能要交换资料，我告诉了她你是负责这项工作的，可以不？因此我把她交给你了，你……”

“你先别走，约翰，”詹金斯乞求似地说，“我必须和你谈谈，老弟……”他四面望了望，似乎希望立即在他和我周围升起一道隔音墙。

“当然可以。”我拿出一枝铅笔和一个本子交给那女人。“你能不能把有关细节写下来，我跟他……”

“当然当然。”她带着逼人的魅力说，开始写了起来。

我在走廊里（走廊那头进行着少年骚乱）对詹金斯说：“好了，犹安，唠吧。”

“什么？”

他喜欢装做听不懂土话。英格兰语虽不是他的母语，他却坚决保卫它。他写信给南威尔士的报纸，不让它接受改革，认为改革是错误的，有一回还给《观察家报》写过信。我略微懂得一点语言学，便常常拿这问题攻击他，要是在别的场合我是会拿“唠”字问题向他开火，逼他承认自己懂得“唠”的意思的。但是我知道他要我到这儿来的目的，而且有些出乎意料，所以我只说道：“对不起，你找我出来干什么？”

他又耸了耸肩头。“谈那件事。”他直率地说。

“那件事？你指的是什么事？”这显然是争取时间思考。

“啊，约翰，你很明白，老弟。这一个多月来我们不都在

一夜柔情

谈这件事吗？”他抛开他那蔫呼劲，让大嗓门在走廊里震响起来，跟娃娃们的骚乱混到一起。在节骨眼上他一直很了不起，表现了威尔士人发表演说时的火气，或诸如此类。

“啊，你说的是老韦伯斯特的空缺吗？怎么回事？”副馆长韦伯斯特一个月后就要到里斯脱去就任正馆长，他的空缺最近已公开招聘。

詹金斯半是尖叫地重复了我最后那句话，便住了嘴，用他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好吧，约翰，”他平静地说，“你要是不想干就告诉我，那我们就完全不用谈了。”

“对不起，犹安，我不是想封你的嘴。你想知道什么？”

“只想知道你是否递了申请，是否想干。你得要想一想，如果想申请就告诉我一声。”

“对，我知道，犹安。嗯……我跟吉茵谈过，我们决定申请，因为归根到底闯不闯一下还由我决定……”

“是的是的，完全不错，约翰。谢谢你。”

“我的意思是我不能扫你的兴，破坏你的机会，因为我没有任何经验，不见得能够……”

“别说了。我想知道的都知道了。”

“我之所以申请是想叫他们看看我也还……”

“试一下也好，如果……”

詹金斯双手一压，好像在请听众别鼓掌。“我很抱歉，”他说，“我不愿意像这样成为包袱。我为这事着急，于是就瞎忙。我并不想叫你为难，不过多出的那点收入对我有多么重要你是知道的。我要是发了脾气你可得原谅我，行吗？”

“呢，当然，犹安，我绝对谅解，你用不着……”

格露菲德-威廉斯太太等得太久，已从编目室出来。“能

够想得出的一切细节我都写下了，詹金斯先生，”她用她那咬着牙的声音迅速地说，“包括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只要有了消息就跟我联系，好不好？这事是——相当重要的。”说着她装做恭敬却盛气凌人的样子把铅笔写的字条交给了他。

“没问题，嗯……太太，谢谢。也谢谢你，约翰。你太太好吗？”

这个问题似乎是太不相干，太没有必要提起——今天下午他已经和我来往了好几次，在分手之前肯定还有机会来往，因此我怀疑他是否觉得我在这个女人身上有了什么机会，而他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破坏一下。他是极力主张家庭神圣之类的问题的。

“她很好，谢谢你，犹安，”我大声地慢慢说道，“两个孩子也挺好。”

“好，好，”他说，“那么，谢谢你。”他对我们俩点了点头，赶快走掉了，在身后关上门，把自己关到他那小天地里去了。

那女人对我扬了扬那对漆黑的眉毛，仿佛对我的同事的古怪行为有所瞥议。

“都满意了吧？”我问。

“啊，很希望能都满意。”

我们俩一起来到了正门大厅。我感到自己的步伐不自然到了荒谬的程度，像是个第一次上台表演的学生娃娃。我走路一向都是像提了两只空桶一样晃动着胳膊吗？当然不会。那么我认为自己往下该说什么？

也许是受到詹金斯刚才一个劲道谢的影响，我俩来到正门大厅时她也道起谢来。“跟你谈话是很愉快的，”她说，“如果

可以的话，我
是不是太早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从她的肩头上看过去，看见了一辆特大号的汽车，像只双头蜥蜴，停在门外的街沿。那准是她的，走运的小宝贝。略微停顿之后我说：“我相信我们能给你办好的，威廉斯太太，再见。”

“啊，再见，路易斯先生，下礼拜见。”

“好的，再见。”

我望着她神气十足地走下台阶来到车旁，这才回到借书处去。那辆车那惹眼的豪华像那一周大部分的事一样让我联想到我那电费账单。像那样给我送来一张全部红字的最后通知也未免太粗暴，简直像在怀疑我根本不想交电费。他们是什么意思？最后通知？我只另外收到过一次通知，从詹金斯观点看来这说法是不是有逻辑错误呢？不到三次或四五次能用“最后”吗？也许我可以就这个问题在法庭上跟他们打一场官司。对，如果我不怕打输的话。

跟某某—威廉斯太太的会见使我没时间溜出去吃午后茶点了。我发现生活又恢复到正轨上。这发现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因为我刚刚到达借书处附近就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妇女，那人很可能，甚至原本就是，持贝文的借书卡的爱德华兹太太的孪生姐妹。她也跟她一样“认识”我。她戴了顶小一点的帽子，不那么像主教冠，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你有好看的书吗，路易斯先生？”

“我有好几百本呢。”我一边安慰着她，一边从一个年轻的管理员身边挤到柜台后面的一组书架旁。我虽然诚心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对话，可那谈话究竟会往什么思路发展仍然很叫我担